

經義考

冊三

經義考卷一百七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十一

陳氏 岳春秋折衷論

唐志三十卷

佚

岳自述曰聖人之道以春秋而顯聖人之文以春秋而高聖人之文以春秋而微聖人之旨以春秋而奧入室之徒既無演釋故後之學者多失其實是致三家之傳並行於後俱立學官焉噫絕筆之後歷戰國之艱梗經暴秦之焚蕩大漢初興未暇崇儒術至武帝方設制策延天下英雋有董仲舒應識記而通春秋仲舒所業惟公羊傳仲舒既歿則有劉向父子向受業穀梁歆業左氏左氏之道假歆而振自斯學者愈茂欲存左氏而廢公穀則西漢鴻儒向焉欲存公穀而廢左氏則邱明與聖人同代是以皆各專一傳夫經者本根也傳者枝葉也本根正則枝葉固正矣本根非則枝葉曷附焉矧公羊穀梁第直釋經義而已無他蔓延苟經義是則

傳文亦從而是矣經義非則傳文亦從而非矣左氏釋經義之外復廣記當時之事備文當時之辭與二傳不類或謂邱明授經於仲尼豈其然歟苟親受之經則當橫經請問研究深微閒不容髮矣安得時有謬誤致二傳往往出其表邪蓋業左氏者以二傳爲證以斯爲證謂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可也謂其親受之經則非矣聞不如見見不如受邱明得非見歟公羊穀梁得非聞歟故左氏多長穀梁多短然同異之理十之六七也鄭玄何休賈逵服虔范甯杜元凱皆深於春秋者也而不簸糠蕩秕芟稂抒莠掇其精實附於麟經第各釀其短互闢其長是非千種惑亂微旨其弊由各執一家之學學左氏者則訾公穀學公穀者則詆左氏乃有膏肓廢疾墨守之辨設焉謂之膏肓廢疾者則莫不彌留矣亡一可砭以藥石者也謂之墨守則莫不堅勁矣亡一可攻以利者也

按此當是岳序而其文未全

司空圖曰岳所作春秋折衷論數十篇贍博精緻足以下視兩漢迂儒矣

崇文總目唐陳岳撰以三家異同三百餘條參求其長以通春秋之義

王定保曰陳岳吉州廬陵人少以詞賦貢於春官晚從鍾傳爲同舍所譖退居南郭以墳典自娛著春秋折衷論三十卷光化中執政議以蒲帛徵傳復辟爲從事

晁公武曰其書以左傳爲上公羊爲中穀梁爲下比其異同而折衷之岳唐末十上春官晚乃從鍾傳辟爲江西從事

吳萊後序曰自西漢學者專門之習勝老儒經生世守訓詁不敢少變繼而舊說日以磨滅新傳之後出者獨傳於今春秋一經始立公羊氏學又立穀梁氏學東漢左氏學又盛行古傳後出者曰勝後儒注古傳而世亦取後出者爲宗公羊氏有胡母生嚴彭祖顏安樂而後何休獨有名穀梁氏有江公尹更始而後范甯獨有名左氏前有劉子駿賈逵服虔後有杜預故預亦獨有名嗚呼豈預必能爲左氏忠臣哉休固陳蕃客也自謂妙得公羊本意故今有公羊墨守十四卷穀梁廢疾三卷左氏膏肓十卷北海鄭康成獨反之學者多篤信康成今猶見甯所集穀梁解又服虔自有左氏釋痾一卷不見也雖然公穀左氏三家之說後出者皆傳於今殊不知胡母生江公劉子駿諸人復云何也藉令諸人所說不廢至今並傳孰能有以大公至正之道一正之哉不然猶治亂絲益

棼之也訛日以訛舛日以舛不以聖人之經觀經而徵諸傳不以賢者之傳解傳而又徵諸何氏范氏杜氏獨何歟幸今三家之說尙未泯則唐陳岳之折衷此也庶有得乎蓋昔漢儒嘗以春秋斷獄予謂非徒經法可以斷獄而獄法亦可以斷經何者兩造之辭具備則偏聽之惑無自而至矣揚子雲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讀春秋者曾不明漢晉諸儒之遺論又何貴乎學者之知經也哉

按陳氏折衷吳立夫集有序則元時尙存今不復可得矣惟山堂章氏羣書考索續集載有二十七條茲具錄於後隱元年春王正月左氏謂周平王公羊謂周文王穀梁謂周平王折衷曰春秋所以重一統者四海九州同風共貫正王道之大範也迺以月次正正次王王次春春次年年次元斯五者編年紀事之綱領也故書王以統之在乎尊天子卑諸侯正升黜垂勸懲作一王法爲萬代規俾其禮樂征伐不專於諸侯也故用隱之元統平之春存平之正不得不書平王歟苟曰周書始命之王則二年復書何王必不然也平王明矣斯公羊之短左氏穀梁得其實矣隱元年書卽位左氏謂居攝也公羊謂成公正威之意穀梁謂

隱避非正也折衷曰夫遜者君臣之大節也苟不失其正則聖人必重之春秋必隸之穀梁謂非正豈微旨歟隱之遜非徒爲威蓋成先君歸仲子之意春秋實尼父之日月也日月之垂昭昭然非遜國之賢君曷以居其首哉居斯之首與居諸史之首則正創業之主斯之首則聖人特筆之以冠十二公矣如定易非乾象無以冠之七十傳非夷齊無以冠之三千子非顏閔無以冠之又春秋正威母之喪不正隱母之喪威母書夫人薨隱母書君氏卒斯皆正隱讓之明言而聖人崇謙遜之風戒僭亂之俗成王化之本也左氏公羊得其實穀梁之說短矣桓元年書王左氏通謂之魯用周曆故書王苟不失班曆則不書公羊無傳穀梁謂威弑立以爲無王之道故不書折衷曰春秋歲首必書王者聖人大一統也書王必次春書正必次王謂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王稟於春正稟於王以載行事以立綱紀綱紀立而後條貫舉條貫舉而後褒貶作褒貶作而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定是以凡書王皆用周之班曆或不失班曆則不書以明上尊天子下卑

諸侯以正王道也苟不班曆而不書王則并正去之雖是月有事第書其事而無其正何者王既不書正將奚附苟班曆而書王則併正在焉雖是無事亦書空正月以紀之何者王既書之正宜在焉自始至末無毫釐之差穀梁謂威篡立以爲無王之道故不書王去聖人之旨遠矣斯穀梁之短公羊無辭左氏得其實桓八年正月己卯蒸五月丁丑蒸左氏曰春卽夏之仲月非過時而書公羊曰譏亟也穀梁曰蒸冬事而春興之志不敬也折衷曰凡郊祀各有其時苟得其時則國之常禮則不書之於冊也夫所書者或志其過時或刺其失禮皆非徒然故啓蟄則郊之時也龍見則雩之時也始殺則嘗之時也閉蟄則蒸之時也周以建子爲歲首夏以建寅爲歲首夫啓蟄者則夏之春周之夏也龍見者則夏之夏周之秋也始殺者則夏之秋周之冬也閉蟄者則夏之冬周之春也春秋用周正以建子爲歲首書正月蒸則夏閉蟄而蒸得其時矣既得其時則是周之常禮其何以書之書之者爲五月復蒸也五月復蒸一則失其時二則失其禮正月蒸正也五

月蒸不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左氏謂非過時而書得
其旨公羊謂譏亟近之穀梁謂冬事春興遠矣莊元年不
書卽位左氏曰文姜出故也公羊曰繼弑君不言卽位穀
梁曰先君不以其道終故不言卽位折衷曰春秋十二公
惟隱莊閔僖不書卽位蓋聖人因舊史之文無他旨隱以
遜威居攝莊以父弑母出僖閔國危身出復入不備禮卽
位故不書公穀謂弑君不言卽位則威繼隱之弑君卽位
何也又稽定公先君薨于乾谿六月癸卯喪至旬其月戊
辰卽位春秋以是書之蓋備禮則書明矣左氏得其旨元
年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左氏曰得禮之變公羊曰非禮穀
梁與左氏同折衷曰聖人修述惟重其禮法得其宜則書
以是之非其宜則書以刺之有循常而書者有變文而書
者循常而書如戰伐災異之類是也變文而書如君氏卒
大去其國之類是也循常而書者史冊之舊文也變文而
書者聖人之新意斯築于外是書莊公變禮得其宜聖人
變文示其法也何天子之女下嫁于諸侯則同於諸侯之
禮而天子使單伯送王姬于齊以魯爲主公與齊襄有不

同天之讌又公方在諒闇不宜行吉禮于廟以齊之強以
王之尊大義難距迺築館于外上不失尊周之儀中不失
敬齊之體下不失居喪之節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
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左氏曰追命桓公褒稱其德
公羊曰追命加貶也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
折衷曰褒有德賞有功絀不服責不臣斯四者聖人筆削
之旨也苟有德可褒有功可賞生賜之不及則死錫之何
爽苟無德可褒無功可賞雖生而錫之亦非矧其死乎吁
春秋十二公惟桓之罪大桓始以篡弑不義而立終以帷
簿不修而薨古人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桓既不能正其
初又不能護其末其畏何如哉天王之錫曷爲而來錫春
秋經書天王之命生而賜之惟文成二公死而錫之惟桓
公而已苟曰加貶則不宜備禮而書爲使榮叔來錫桓公
命則於文無所貶稽其旨諸侯強王室弱雖生賜死錫皆
非有賞功褒德之實第務其姑息而已聖人多存內諱內
弑君猶不書詎肯筆削錫命歟左氏曰褒德未盡其旨
穀梁謂無來錫命近之公羊曰加貶未得其實四年冬公

及齊人狩于禚左氏曰與微者者狩失禮可知也公羊曰
稱人諱與讎狩穀梁曰人齊侯者卑公也卑公不復讎而
刺釋怨也折衷曰凡戰伐盟會苟君臣不敵則必恥之矧
其狩乎狩者非大於戰伐盟會也戰伐盟會者不得已而
爲之狩者在我而已苟公自狩于境內則爲人事也越境
與齊狩則非人事也旣非人事則必齊侯召公同狩公不
肯自與齊之微者狩也苟自與微者狩則必爲魯諱當書
及齊人狩于禚不曰公矣如文二年書及晉處父盟也噫
人齊侯者蓋刺公也刺其非王事而與不同天之讎狩斯
穀梁近之左氏公羊俱誤九年八月壬申及齊師戰于乾
時我師敗績杜曰不稱公戰公敗諱之公曰內不言敗何
伐敗也謂自誇大以取敗也穀曰不言及者主名內之卑
者也折衷曰敗績義在桓十年來戰論中明矣第評書及
而已凡公自伐曰公伐某國如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遣
大夫伐則曰某伐某國如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與國伐
公不與謀則曰會某師伐某國如桓十六年公會宋師伐
鄭公與謀則曰公及某師伐某國如宣四年公及齊侯平

莒及鄒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或敗績第曰及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或使微者不列于春秋亦第曰及桓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斯書及者是敗績諱之明矣杜得其旨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左氏不以日爲例公羊曰桓盟不曰信之也穀梁曰不曰信桓也折衷曰穀梁以桓盟不書日謂齊桓公信著于諸侯桓盟皆不曰究其微旨殊不然春秋書內事或繫日或繫月或繫時內事繫日如書卒葬嫁娶大災異內事繫月如書蒸嘗雩望是也內事繫時如書蒐狩土功是也外事第從赴告而已盟會外事也不赴以日則不曰斯桓之盟不曰者不赴以日也苟曰桓盟不曰桓方伯之際亦有書日者桓旣卒之後復有不書日者方伯之際書日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二十三年扈之盟閔元年落姑之盟僖九年葵邱之盟是也旣卒之後不書日則僖二十八年溫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文二年垂隴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成十八年虛打之盟是也聊舉大者以明之則知盟會不以日爲義例定矣斯左氏得其實公穀皆誤又曰春秋凡書內事卒葬嫁娶災異

則繫日蒸嘗雩望則繫月蒐狩田則繫時外事從赴告不
告日則不書日桓之盟不日不赴以日也公穀謂齊桓信
著諸侯桓盟皆不日若然則莊二十二年防之盟僖九年
葵邱之盟皆方伯之際何又書日既卒後僖二十八年溫
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何又不書日也聊舉大者以觀之
則知盟會不以日爲例左得之也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
叔來聘左曰始結陳好嘉之故不名公曰字者敬老穀曰
不名者太子之命大夫也折衷曰凡升紂之體惟在爵氏
名字而已朝聘之使苟循常禮無升紂名氏如衛侯使甯
俞來聘苟有可嘉字以貴之如齊仲孫來雖天子之使苟
可嘉亦嘉之可紂亦無所避如天王使南季來聘故字之
宰咺歸贈故貶名之左謂結陳好嘉之得其旨二十五年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曰非常禮也公曰于社禮也
于門非禮也穀曰旣戒鼓以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折衷曰
凡書災異多矣大則日月之食小則水旱之災夫陽正之
月陰氣未作不宜侵陽苟月掩日則臣掩君之象是以伐
鼓用幣正陽旣過則一陰生爲災輕也故日食不伐鼓用

幣矣得禮之正也如水旱之災則國之常不繫于君臣逆順故但書記其爲災而已斯伐鼓用幣者譏其非常也左得其旨閔元年齊仲孫來左氏曰齊仲孫湫來省難公羊曰慶父也繫之齊外之也穀梁曰不曰慶父疎之也折衷曰春秋弑君之賊多矣聖人莫不書其名而懲之未有隱其名而外之者也慶父前年弑子般而出于齊猶書曰公子慶父如齊後年弑閔公而奔莒亦書曰公子慶父出奔莒出旣顯書入豈外之必不然也又凡公出則書如歸必書至大夫出則書如歸則不書斯言聖人之體例也如公子友如陳公子遂如齊公孫敖如晉是也第書去而不書來慶父安得獨書來公穀不原其理但曰齊無仲孫魯有仲孫故曰慶父外大夫氏氏族豈有定邪豈盡著于春秋邪如齊曰賓媚人秦曰西乞術可謂齊無賓媚人謂秦無西乞術邪因其事則顯因其事不顯者衆矣二傳不知齊仲孫湫來省難歸曰慶父不除魯難未已又曰猶秉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當是時慶父弑二君國幾亡爲

非仲孫湫語之于齊桓齊桓取魯如左右手故曰齊桓存
三亡國以屬諸侯則魯與邢衛也是以貴湫而書其字斯
左氏得其實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盟于洮鄭
伯乞盟左氏曰乞盟者鄭未服不與會故別言乞盟也闕
穀梁曰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折衷曰公羊嫌與弑君
同故稱先君公子吁申生死重耳夷吾奔既而獻公卒迺
立奚齊是獻公之素志奚齊立則其君也里克殺之是弑
其君也何謂嫌與弑君同歟苟不奚齊爲君則來年曷以
書里克弑其君卓卓與奚齊得無同乎是非有嫌明矣穀
梁謂國人不子而稱其君之子益誤矣稽其旨凡先君未
葬其嗣子不稱君不稱爵旣葬而君之爵之故齊之弑先
君未葬也故稱其君之子卓子之弑獻公已葬故稱其君
卓斯左氏得其實文十三年經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
七月左氏曰五穀猶可收公羊曰記異穀梁曰歷時而言
之文不憂雨也折衷曰聖人之文苟異于常則必有旨常
文者史冊之舊文也異于常者筆削之微旨也斯文異于
常矣凡旱之爲災多繫于夏如竟夏不雨則爲災矣故書

旱之常文曰夏大旱是竟夏不雨書爲災也有旨之文則
弗然如僖三年書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是旱不
竟夏書不爲災也不曰不爲災異第書六月雨則不爲災
可知矣斯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四時而言之
又夏在其中則爲災可知矣故不復曰大旱苟亦曰夏大
旱則嫌聯春冬之不雨苟備書歷四時不雨而更曰大旱
則嫌文之繁斯聖人之旨書旱明矣如書螽蟬有蜮有蜚
不曰爲災而災可知也三家俱失其實文十五年宋人及
楚平左氏曰宋人及楚平公羊曰宋人及楚人平穀梁曰
宋人及楚平俱貶也折衷曰春秋襄公與楚爭伯故相攻
伐至斯方已宋楚皆大國非有內外也非有升降也雖曰
楚非中國自入春秋久矣凡書盟會戰伐皆與中國等公
羊意謂曷以人宋而不人楚苟人之則宜俱人之苟國之
則宜俱國之稽其體例凡盟會戰伐君在不稱君而稱人
則貶也大夫在不稱大夫而稱人亦貶也苟非戰伐盟會
第書其國則一稱君一稱臣是爲升絀一曰大夫一曰人
亦爲升絀苟非此例則以國敵國人不爲升絀矧宋楚之

平亦何所絀歟聖人以其不繫升絀苟曰宋人及楚人平則爲文之繁故簡而書之斯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誤成元年作邱甲左氏曰譏重斂公羊曰譏始使也穀梁曰使四人皆作甲折衷曰穀梁謂士農工商爲一邱今邱作甲是使四人皆作甲以爲非正奚見之淺歟公羊謂四邱爲甸甸出甲士三人今乃使一邱之地出甲士斯近之亦未盡其旨噫苟如是二說則必書曰邱出甲必不曰作邱甲也究其旨謂之邱甲者邱則賦之本名加之以甲則賦之總號非獨爲出甲矣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斯邱則魯賦之本名也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車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使邱出之故曰邱甲左氏謂譏重斂得其旨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左氏曰使來語魯使還齊也公羊曰脅我使歸之也穀梁曰緩詞也不使晉制命於我也折衷曰汶陽者本魯之田而齊取之成二年鞌之戰齊師敗績齊使國佐于晉紀獻玉磬與地以和之晉使齊歸我汶陽之田至斯齊晉

未有釁隙齊復求汶陽于晉晉復使我還齊苟曰脅我使歸之則必書曰晉侯使韓穿來歸汶陽之田于齊矣而曰來言汶陽之田非脅之明矣窮其旨是和好之言使我徐徐自歸于齊不使齊魯復有怨隙然考其情不無臨制聽其言則婉且遜聖人爲魯故不書其情而書其言斯左氏穀梁得其實公羊之誤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杜曰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公羊曰不免牲故曰不從郊也穀梁曰五卜強也折衷曰春秋常祀不書郊常祀也書之或以非時非禮不苟然也凡禮不卜常祀五卜郊非禮也公羊謂不免牲故曰乃不郊以其僖三十一年襄七年書乃免牲不曰乃不郊故也噫乃免牲與不郊其文雖殊其旨無異書乃不郊則是乃免牲也聖人互文非有別也是以二書乃免牲三書乃不郊杜得之二傳皆誤襄二十九年仲孫翬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乃治杞公羊曰善其城王者之後穀梁曰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大夫相帥以城之變之正也折衷曰夫伯主之